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愛日齋叢抄卷三

四

詳校官中書

臣呂光復

員外郎

臣

牛稔文覆勘

謄錄監生

臣

徐元秀

謄錄貢生

臣

章松雲

欽定四庫全書

愛日齋叢抄卷三

杜詩結語多用安得二字洗兵馬云安得壯士挽天河
淨洗甲兵長不用石筍行云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
犀奔茫蓋全法太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豈小力量
敢道哉不惟此爾遣興云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喜
雨云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大麥行云安得如鳥有
羽翼託身白雲還故鄉光祿陔行云安得更似開元中

道路只今多擁隔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云安得大廈千
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王兵馬使二角鷹云安得
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鷲分晚登瀛上堂云安得隨
鳥翔迫此懼將恐晝夢云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無吏
橫索錢早秋苦熱云安得赤腳踏層冰後苦寒云安得
春泥補地裂同谷縣歌云安得送我置汝傍多壯語也
曾見詩話稱陳無已詩寒巷聞驚犬隣家有夜歸較之
劉長卿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本非蹈襲

鄭毅夫草富相制有詩云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
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才燒一寸花近趙汝談
詩宮井城鴉欲動時春猿夢斷北山移攬衣擬草歸田
賦猶是金蓮燭半枝鄭矜敏捷趙乃思退辭致各清麗
侯鯖錄記鄭俠上書事作悉治平時往還厚善者俠家
搜得晏叔原與俠詩云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
幾時裕陵稱之即令釋出余聞劉潛夫端明少年落梅
詩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遂得罪比興

似不相遠所適乃自兩途也

陶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少陵東樓詩雖有車馬
客而無人世喧就古語一轉正使事之法如莊子外篇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東坡九日云要適忘帶
足適忘履却乍讀似與莊子意別亦是不為古事所使
也

荆公詩多舉貞觀蓋追懷盛時託興前代使後來讀之
如少陵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可悲矣歎息行云官

驅羣囚入市門妻子慟哭白日昏市人相與說囚事破
家劫錢何處村朝廷法令亦寬大汝罪當死誰為寬路
傍年少歎惜汝貞觀元元之子孫河北民云河北民生
近二邊長苦辛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戎狄今
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老少相攜來就南
人豐年自無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傍過者無顏色汝
生不及貞觀中斗粟數錢無兵戎傷今思古之義其焉
又其詩曰歡樂欲與少年期人生百歲常苦遲白頭富

貴何所用氣力但為憂勤衰願為五陵輕薄兒生在貞
觀開元時鬪雞走馬過一生天地安危兩不知此意雖
寓辭若少過矣使生太平盛世得為謹厚君子顧不可
樂哉比見石九成文詩云忽思往事三代前今有罪者
亦可憐與歎息行意近荆溪集中有云嗟汝建隆元元
之子孫為紹定己丑秋天台水災而作亦用荆公語其
聲愈悲矣

李伯玉鎮漢老叅政之子號萬如居士有梅花百咏後

莆田林子真同子常合賦梅十絕句劉潛夫端明喜其
有志為和韻至十疊或以伯玉詩呈劉公公擬異日當
效李體別課百首不果作二林遂成百梅卷劉公題其
後有云和篇亶亶逼衰陳肯犯齊梁一點塵一時騷人
名士相踵用韻劉公亦云或搢紳先生或江湖社友體
製各異出而用世者其言瀏麗處而求志者其言高雅
余什襲至今集中可見者蓋以賦詩答之及題識之語
畧存姓名抑揚間亦寓焉如建陽魏司理定清仙溪陳

邁高則皆稱其鑄詞押韻用事黃戶曹祖潤和在諸人
後無一句一字相犯特記其警策終云小哉荀令香三
日甚矣桓公臭萬年之句雖老夫亦避三舍戶曹之族
父珩亦繼作則以其首首不相犯句句皆自鍛若萃衆
長倩他手而成亦摘奇記之清江咨隴徐用虎晚和者
謂篇篇有新意若自倡首別為義疏劉公復有答以詩
者併舉其槩於林知錄仲嘉云直須着意描香影和靖
宗人合詠梅於吳堯云即今同社餘千首當日孤山止

一聯於趙志仁監簿仲白之子時願云詩至山中不可
加郎君吟筆又名山中仲白別號於何謙云字字追
還水部公篇篇壓倒後村翁於方司法元吉云處士骨
寒誰得髓老夫鼻塞尚聞香請君摘出驚人句玉蘂橫
吹入樂章於方監鎮楷云百首初成六十餘朝塗莫改
費居諸於王教景長云盤屈高才入短章卷中字字挾
冰霜直探寶藏珠盈掬倒瀉金莖露浣腸於三山林天
麒云不敢袖歸防電取殷勤反壁錦奚囊於方至貢元

云貧兒籬下看花窠曾見千枝玉雪麼畫得逃禪三昧
少詩如無住一聯多於方蒙制幹云出香影外別商量
盡擷精英發祕藏難把微酸諧衆口只消一白賽宮妝
於陳珽判官云抹黛村眉嫌醜怪約黃宮額費妝塗於
袁卿相子云百篇端可補詩亡於總管陳汝一云和者
肩摩似堵墻君侯殿後獨軒昂集中不著酬答而嘗和
韻者當復幾人矣梅絕句以十計維揚公濟蟠通守錢
塘賦此東坡和之再劍南詩亦兩賦十十而百李氏之

後莆田唱酬為盛

讀東坡詩天形倚一笠地勢轉兩輪五霸之所建毫端
棲一塵功名半幅紙兒女浪苦辛所見者真超然萬有
之表較韓詩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遨嬉未云幾下已
億萬年問有夸奪子萬墳壓其巔此更壯偉矣又如我
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又我
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
兩無質相照但耿耿此老眼目如許廣大收拾句語中

決非小力量也少陵登慈恩寺塔俯視但一氣焉能辨
皇州亦此類歐陽公玩月云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
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
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却是先得東坡鑒空閣詩意度
張季長續賦梅自序云余往歲和任子淵梅花詩有云
夢隨影瘦溪橫月詩與香深竹擁門子淵喜曰新語也
又和張惠之詩云有月嬋娟來伴住無人寂寞為誰香
薛元發屢相歎曰清語也後在雙峯戲和陳齊正詩云

醉餘釵擁橫枝睡夢破香隨淺笑來查元章偶見之笑
曰韻語也舉酒相飲今十數年矣子淵元發元章皆下
世念之悵然久不復為梅賦詩徘徊月庭雙樹盛開幽
香襲人偶成一章刻琢之詞不能復為子淵元發所稱
而綺靡之習亦不能復為元章所笑老懷真如止水也
詩曰向來懶不賦梅詩禪榻忘機鬢已絲月戶忽逢雙
玉立春風又見一年期樓高縹緲明霜影竹冷橫斜浸
雪枝尚笑閒塵除未盡暗香猶着夢魂知今劍南集有

次韻張季長梅詩倚橋臨水似催詩戲伴鵝黃上柳絲
萬里西湖驚目斷二年東閣憶幽期揅瓶直欲連金樹
簪帽憑誰揀好枝一味淒涼君勿嘆平生初不願春知
務觀在蜀與張厚善暮年猶懷之不已間寓於篇什起
修史時且欲引類不果或云李季章參政其壻也

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坡詩也寒藤老木
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魯直詩也古今描寫月物影
有此入神之筆

陸務觀詩鳴綠桑乾盡漢天傳烽自合過祁連功名在
子何殊我惟恨無人快着鞭用此視世間事稍恢廓矣
文公答陳同父逢時報主之說有云就其不遇獨善其
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
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
進焉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
為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隣耒耜出何必吾家操此
言皆有味也今觀陸詩用意不大相遠書曰人之有技

若已有之推此心庶幾焉功名在子何異我躬東坡詩
話亦有此語

林肅翁序樂軒詩筌末云師學之傳豈直以詩詩又不
傳學則誰知後千年無人已而已而後千年有人留以
待之奈何噫是摹擬舒元興之作耶盖元興玉篆銘曰
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無人
義止於斯嗚呼主人為吾寶之洪景廬所謂有不可名
言之妙者感今懷古此意多矣東方朔云往者不可及

分來者不可待嚴忌云往者不可攀援分來者不可與期王文公歷山賦云云曷而亡乎我之思今孰見兮我之悲嗚呼已矣分來者為誰不若柳子厚詩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猶有以啟來世無窮之思否則夫子何以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昌黎詠筍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樂城凌霜自得良朋友過雨時添好子孫亦謂筍也周禮大司樂孫竹之管注云竹枝根之未生者䟽言若子孫然荆公籬落生

孫竹正用此東坡檳榔生子竹生孫自註海南勒竹每節生枝如竹竿大蓋竹孫也則別一種竹題竹閣蒼然猶是種時孫是以竹之後出者為孫又謂兒子森森如立竹此因子孫之盛比竹也

退之猛虎雖云惡亦皆有匹儕羣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子食赤豹麋擇肉於熊豹肯視孤與狸此言虎恃儔類之盛百獸畏服因得逞其大毒微細不足充吞噬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

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
孤栖此言虎恃其威力以毒儔類至於孤危先食熊豹
之父子而終自食其妃與子凶禍之應也孤鳴門四旁
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
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此言虎已失儔類
孤鳴鵲噪而猴入穴可食熊豹亦得搏噬之但能悲啼
而已向之暴惡安在哉以猛虎雖云惡起至此云誰云
猛虎惡威力不足恃如是猛虎死不辭但慚前所為虎

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此終言虎之惡極矣失其儔類
取死宜也當其縱暴何有於物一旦索然求免無所彼
惡之不及虎也可以孤立自肆哉故當結以信親當結
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為此又言人於所厚者薄
無所不薄實致禍之道虎坐失其儔類遂以殺身人苟
棄其親故烏能自存始云亦皆有匹儕中云匹儕四散
走末云虎坐無助死一篇照應處義主風刺謂為李宗
閔作或辨其非是胡邦衡有詩云夜讀文公猛虎詩云

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向來事虎死方羞前所為昨
日猶能食熊豹今朝無計奈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喚
作癡兒果是癡必有為而述此如少陵詩猛虎憑其威
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忽省皮寢處無
復睛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韓詩詳著寡助之禍
杜詩直寓失勢之戒當互觀以為世勸

夢溪筆談記商洛間兵官賦詩云人生心無累何必買
山錢遂投擲去頗類坡詞不如歸去二頃良田無覓處

歸去來兮待有良田是幾時近如徐淵子詩乃云俸餘
宜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甄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
之事定何年

荆公兼并一詩其議設青苗法敘富民之利實本於此
其詩云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之
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
來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為材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推
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是

其意雖主抑兼并而又不欲官爭民利如寓言詩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繁耕收孰不給傾粟助之生物羸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務此區區挫兼并此正公所主新法而乃以挫兼并為非二篇首尾已似異又發廩詩云先王有經制頒賚上所行後世不復古貧窮兼主并非民獨如此為國賴以成築臺尊寡婦入粟至公卿我嘗不忍此願見井地平要其立法豈樂於病民特欲自上制其貧富使之稍均豪強無以擅威福耳古制甚

難復而易敝徒為感世變者深訾也又如酬王詹叔奉
使江南訪茶法利害詩豈嘗權其子而為民父母叔鹽
詩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與爭秋毫意尤惻然者或
謂張景溫權解鹽之法公卒主之顧不計民情何如哉
前輩論之悉矣公詩云讀書謂已多撫事知不足坡詩
亦云書生苦信書世事仍臆度當時一快意事過有餘
忤吁書何罪也柳子厚云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更
嘗之餘能發此意即善矣

昌黎楚昭王廟詩丘園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木荒
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感慨深矣蘇冷然
洞金陵詩龍光寺裏只孤僧玄武湖如掌樣平更上鷄
籠山上望一間茅屋晉諸陵末語慘然類韓公

少陵除架廢畦詩各存興除架有功成者退之意而
秋蟲莫雀則不悟盛衰者也廢畦有物窮則剝之意而
悲君白玉槃謂時過則賤可貴盛時一失為足惜也注
詩別有取義

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闕誠齋楊廷秀詩也
一闕殆言一膜之隔未盡透徹者又有送彭元忠詩學
者初學陳後山霜皮晚盡山谷寒近來別具一隻眼要
蹈唐人最上闕此殆楊廷秀學詩法故數以為喻文公
報鞏仲至帖云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
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
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
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

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此之云關當異乎楊之說正為學詩者設如半山之視唐人直論向上一關爾

宛陵集中賦石昌言白鶻圖詩雙睛射空眼角聳筋爪入節髯條垂翅排霜刀毛綴甲雪色愁突秋雲披當時始得不知價朝發海東夕九疑世為奇俊玩不足奪質移神歸畫師而今推尚深堂上燕雀屏絕寧來窺畫師黃筌出西蜀成都范尹能其知范云筌筆不敢次自養

鷹鷂觀所宜毳毛植立各有態刻奇剔怪乃肯為尋常
飼鷹多捕鼠捕鼠往往驅其兒其兒長大好飛走其孫賣
鼠迭又哀范君語此亦有味欲戒近習無他移此即事垂
戒異夫品蒔丹青之作題下自注得黃筌事於景仁按
東齋記事黃筌黃居寀居寶蜀之名畫手也尤善為毛
翎其家多養鷹鷂觀其神俊以模寫之故得其真後子
孫有棄其畫業而事田獵飛放者既多養鷹鷂則買鼠
以飼之又其後世有捕鼠為業者其所置習不可不慎

人家置博奕之具者子孫無不為博奕藏書者子孫無不讀書置習豈可以不慎哉予嘗為梅聖俞言聖俞作詩以紀其事蓋即前詩也蜀公晚年得謝始追述館閣以來故事遂亦具載當以為宛陵詩箋

詩之六言古今獨少洪氏云編唐人絕句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為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後村劉氏選唐宋以來絕句至續選始入六言其叙云六言尤難工柳子厚高才集中僅得一篇惟

王右丞皇甫補闕所作妙絕今古學者所未講也使後世崇尚六言自予始不亦可乎又云六言如王介甫沈存中黃魯直之作流麗似唐人而妙巧過之後有深於詩者必曰翁之言然又云野處編六言終唐三百年止得三十餘篇予於本朝得七十篇倍於唐矣今後村集中多六言事偶尤精近代詩家所難也蕭氏文選叙有云自炎漢中葉厥途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

五興分鑣並驅又云三言八字之文注者謂韋孟傅楚
元王孫戊作四言詩諷王自此始李陵降匈奴蘇武別
河梁上作五言詩自此始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貴
鄉公三言謂漢武秋風辭八字謂魏文帝樂府詩獨不
著古有六言七言者項平父說詩句二言至八言以我
姑酌彼金罍為六言按文章緣起又始於漢大司農谷
永予觀嵇叔夜有六言詩十首視唐人體製固先矣
東坡賦拄杖必以聲言之如柳真齡鐵拄杖云忽聞鏗

然爪甲聲又絕句莫嫌磬确山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
和文與可洋州園林橋下龜魚無數在識君拄杖過橋
聲少陵桃枝竹杖引固已云出入爪甲鏗有聲於鐵杖尤佳

少陵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退之送溫處
士赴河陽軍序解得空字明白序云伯樂一過冀北之
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
得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
便如少陵天育驃騎歌如今豈無腰褭與驊騮時無王

良伯樂死即休在退之襍說云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是非少陵句箋釋乎

魯直過家詩繫船三百里去夢無一寸當用范史楊倫語倫為將軍梁商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催發倫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三國志司馬法將軍死綏注王沈魏書云綏却也有前一尺無

却一寸梁馬仙理曰有留死一尺無却生一寸今蜀本
黃詩外集註於此句畧之昔賢著作非必有意古事自
爾語合箋釋者揣度不流於鑒則簡矣故難

陳去非云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呂居仁
云忽見雲天有新語不如風雨對殘書靜中置心真與
見聞無毫膜隔礙始得此妙

呂文靖題天花寺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
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曾文清題意大

師房云頭白高僧心已灰石菖蒲長水蕉開莊嚴茗事
鑪煙起不用關防俗子來兩詩韻同意亦合視荆公我
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氣象廣窄可見

穎川集吳冲卿夫人秦國挽詩有云見夫成相業聽子
得忠臣自注夫人長子起居昔將論事以南遷之憂况
於夫人夫人以當官許焉呂紫微詩話以為孔毅甫學
士建中靖國間作以見夫為贊夫亦云其子傳正安詩
紹聖初以左史權中書舍人欲論事懼親老未敢夫人

聞之促其子論列由此遂貶夫人不以為恨復註詩乃
蘓子由作蓋誤指為毅甫矣按紹聖初子由以策題引
喻失當罷政吳權中書舍人命詞有文學風節天下所
聞及原情終是愛君之語罷起居郎又以為給舍附呂
汲公與子由謫監光州鹽酒稅再竄連州初章惇復官
將召用吳不書黃惇既相必追仇也然去國本坐行子
由責詞蘇公註將論事或槩言立朝時詩話遂證其由
此遷謫也昔梅聖俞挽齊國長公主云每令夫結友不

為子求郎論使事之工則此勝

李商隱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足以戒盛滿而意似迫促程子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悠然無盡之味詩家未能及

陳無已放歌行魯直以為顧影徘徊街耀太甚予謂不
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誠太衍耀說與旁人
須早計隨時梳洗莫傾城亦既感悔矣老杜不嫁惜娉
婷五字無已衍其詞也後村詩話云世稱朱慶餘粧罷

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之句卻不入選豈嫌其
自鬻耶無已措意偶類此用魯直法評唐人故亦通皇
甫冉云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語獨含蓄

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樂天攷柳枝答劉
夢得詩也誠齋楊氏乃有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
捉柳花之句得非默閱世變中有感傷此靜中見動意
王直方詩話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為人故有詩云我
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

洛陽春又它時要指洛陽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
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塘與樂天所
留歲月畧相似其句云在郡依然六百日者是也洪氏三
筆論蘓公謫黃州始稱東坡居士其意蓋專慕白樂天
白公有東坡種花詩步東坡詩別東坡花樹詩皆為忠
州刺史時作蘓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蘓詩
贈馮真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陳傑云我
似樂天君記取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入侍邇英云

定似香山老居士而跋云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為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畧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焉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則東坡之名非偶爾暗合也益公雜誌亦稱蘓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

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畧相似謫居黃州
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予因諸詩之作
而攷之東坡之慕樂天似不盡始黃州弔海月辨師云
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倅杭時作已有慕
白之意矣坡詩註盧子逸史會昌元年有南客飄至大
山有人引至一處見道士坐大殿曰此蓬萊山也宮內
院宇數十而一院扃鎖曰此白樂天宮樂天在中國未
來耳樂天聞之遂作答客說詩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

應歸兜率天又與果上人詩不須惆悵從師去先請西
方作主人觀引用此事知其已慕白也守膠西和張子
野竹閣見憶云柏堂南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
遣先生披鶴氅不須更畫樂天真或謂此自屬之子野
元祐經筵賜御書樂天紫微花絕句又不獨公以此自
擬也記韓魏公醉白堂以所得之厚薄深淺孰有孰無
較勲名富樂之不同而以忠言嘉謨効於當時文采表
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道德高於古人為同迨其

自處則謂才名相遠不敢自比而以由謫籍起為守登
侍從庶幾出處老少晚節閒適安分寡求為同若樂天
聲伎之奉固蘓公所無坡後賦朝雲不似楊枝別樂天
豈誠過之戲言也況已云但無素與蠻矣子由暮年賦
詩亦謂時人莫作樂天看燕望端能畢此身自注樂天
居洛陽日正與予年相若非齋居道場輒攜酒尋花游
賞泉石畧無暇日子性拙且懶杜門養病已僅十年樂
天未必能爾也或當日又以樂天稱子由香山一老而

兩蘓公共之子由讀白集五絕句極論所處同異今盡
抄其詩云樂天夢得老相從洛下詩流得二雄自笑索
居朋友絕偶然得句共誰同樂天得法老凝師後院猶
存楊柳枝春盡絮飛餘一念我今無累百無思樂天投
老刺抗蘓溪石胎禽載舳舻我昔不為二千石四方異
物回應無樂天引洛注池塘畫舫飛橋映綠楊溪水隔
城來不得不辭策杖看湖光樂天種竹自成園我亦墻
陰數百竿不共伊家關多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徐師川題雙廟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能容樓大防評
不惟自巡遠以來未有此論蓋隱寄永懷之痛黃魯直
亟稱之師川乃德占禧之子德占以給事中計議邊事
沒於兵呂居仁亦有雙廟詩云念公不量勢力微本自
不辱國士知大厦又非一木支何必如此感慨為往昔
開元全盛時公胡不念魴魚歸亦不往弔湘江累死後
聲名何足奇其論稍異識者當別會意

陳同甫治園池為柏屋三間名曰抱膝齋葉正則為作抱

膝吟二首其一云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徒知許國易
未信藏身難功雖愆歲晚譽已塞區間今人但抱膝流俗
忌長歎儒書所不傳羣士欲焚刪譏訶致囚箠一飯不得
安珠玉無先容松柏有後艱內窺深深息仰視冥冥翰勿
要兩髀消且令四體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其二云
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噂沓培風
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攷離合手捩二
千年柔條起衰颯念烈倘天回意大須事匝偶然不施

用甘盡齋中榻寧為楚人弓亡失任挽踏莫作隋侯珠
彈射墜埃壘陳君舉有寄題抱膝齋詩稻梁不難謀軒
冕亦易得胡為抱膝翁惻惻復惻惻秋風墮碧梧鳳鳥
去無跡愁吟草際蛩兒女淚盈臆忽然一長嘯孤響起
空寂令人識雅頌一唱三歎息室廬在路傍耕鑿在民
籍行人聽笑語稚子共眠食讀書果何罪鬚髮又半白
此意太勞勞此身長抑抑抱膝且不可出門更何適但
勿問門外蓬蒿若干尺同甫復因書求題詠于文公有

云正則為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作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論到孔明哉亮又自不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祕書高情傑句橫出一世為亮作兩吟其一為和平之音其一為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去僕已別賞五日糧今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為一作文公辭之曰抱膝詩以數日修整破屋扶傾補敗聚冗細碎不

勝其勞無長者池臺之勝而有其擾以此不暇致思留
此人等候數日竟不能成且令空回伺旦夕有意思却
為作附便以往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摹寫尤工卒章
致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
第二義也又因書促之云許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
篇可長諷詠者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園池自
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語言氣味深長耳又辭之云抱膝
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

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蓋是時問答義利王伯之論意已寔異故云前論未定他日求之不已其書有云連書求作抱膝吟非求秘書粧撰而排連也只欲眼前寫景色道今昔之變一為和平之音一為慷慨悲歌以娛其索居野處耳信手直寫便自抑揚頓挫何必過於思慮以相玩哉去奴留待幾日儘不妨願試作意而為之則又辭之曰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

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却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
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其後猶
徵促甚力而文公答語有云抱膝之約非敢食言正為
前此所論未定不容草草下語須伺他時相逢彈指無
言可說方敢通個消息但恐彼時又不須更作這般閒
言語耳自淳熙乙巳有請迨紹熙癸丑幾十年訖不許
如晚諾陸務觀老學菴銘亦不復肯作先儒語默間各
有劑量也

淵明五子儼侯份佚佟賁子詩曰白髮被兩髻肌膚不
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固無
匹阿宣行志學而不好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黃
魯直云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
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愁嘆見於詩爾又云杜子美
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三川蓋為不
知者詬病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其詩名

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
說夢也按東坡詩云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婦言既
不用還有責子歎蘓公肯亦效癡人說夢耶予謂淵明
和郭主簿詩弱子戲我前學語未成音此事直復樂聊
用忘華簪時當初有儼也又詩命子嗟予寡陋瞻望弗
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為急我誠念哉
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
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

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生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蓋所謂阿舒者先長而名之末語正近責子意其成否則天也此所以為淵明之達在彭澤送一力助其子薪水之勞與儼等書有云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汝輩稚小家貧每役薪水之勞何時可

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則知儼輩固能服勞家事特
學業未可知爾觀遣力給其子則云此亦人子也可善
遇之戒儼等同居同財則云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
皆兄弟之義豈任其自為賢愚者責子詩聊洗人間譽
子癖少陵東坡亦戲言之非不知淵明也

元稹過華清宮詩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退之過連
昌宮詩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各有意味
劍南詩中亦云舍北老人同甲子相逢揮淚說高皇

雉帶箭詩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
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
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相傾斜將軍仰
笑將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先儒云此寫物之妙今讀
者如當時周旋其間以為快或評汴泗交流詩鋪叙擊
毬之狀同

楊廷秀木犀詩系從犀首名干木派別黃金字子
金後鶴山集亦賦此花云虎頭點點開金粟犀首

纍纍佩印章明月上時疑白傳清風席處越黃香集古
人姓字為對偶又自注顧虎頭善畫金粟用之正佳犀
首配虎頭愈工而誠齋詩句殆為花補傳也

近時江湖詩選有可山林洪詩湖邊楊柳色如金幾日
不來成綠陰人多傳誦却似梅宛陵不上樓來今幾日
滿城多少柳絲黃晁氏客話記歐公云非聖俞不能到
劔南藁中聞蛙詩雖成兩部樂恨失一編書與魯直幾
兩履五車書咏物之工畧同機杼識者但評其高下爾

少陵羗村第三詩羗雞正亂叫客至雞關爭驅雞上樹
木始聞扣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
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
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
淚縱橫又贈衛八處士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
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
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
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

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
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
事兩茫茫艱難之時道情離合莫詳於二詩一為客至
而作一為訪舊而作謂步驟有相合處乃其次也尾村
詩或以之比淵明飲酒詩中語然如清晨聞扣門倒裳
往自開問子為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
時垂其為閒暇非少陵所能得者

玉川子月蝕詩四方五星以及蚩尤枉矢辭而責之不

若詩大東後二章歷舉牛女天畢東啟明西長庚南箕
北斗以寓歎恨之情古人造作各存法度攷索具見今
但訝其恠放而已退之三星行却正用大東語

東坡初在杭賦吉祥寺謂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休上
老人頭後在膠西答陳述古絕句乃城西亦有紅千葉
人老簪花却自羞距在杭時五六年意態遽不同遂反
前詩言之未必不感吉祥舊游也

退之自云今日無端讀書史智慧只足勞精神荆公遂謂

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不知先已悔之矣
又直用退之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之句
退之此語為崔立之作蓋譏其投贈之多非若前感春
詩中十四字乃欺已也劉彥冲亦云文章固自有機杼
戲事豈足勞心神

西清詩話記二詩其一方澤阻風絕句云江上春風留
客舟無窮歸思滿東流與君盡日間臨水貪看飛花忘
却愁謂其人不以文藝名世而詩語驚人如此予記劒

南採蓮絕句云雲散青天掛玉鉤石城艇子近新秋霧
鬟風鬢歸來晚忘却荷花記得愁方詩先出末句一轉
偶同各以意勝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見
唐絕句

老杜古柏行劉平國嘗評之云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
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歸造化功我踞
得其地烈風雖多亦何畏藉曰天之杌我神明固亦扶
持之然所以可扶持者則亦以元來根本有此正直爾

今此古柏稟於天者既異凡物又踞得其地其視鸞鳳
鷗鵠也螻蟻蛟龍也等是巢穴中一物其去其來於我
何擇亦於我何有子美末章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
終經宿鸞鳳之句似未免小心計較竊恐不足以見古
柏之大予詳其義若謂其心堅苦未免受小人之侵陵
雖不遇而流芳餘蔭猶為善類之所依歸也據是言之
何病乎樹之大而疑其計較苟以鸞鳳鷗鵠螻蟻蛟龍
皆巢穴中一物任其去來為大則一無揀擇寧不失斷制

之義而有類乎兼愛趙注以螻蛄喻小人是矣又以公
自況終接鴛鴦之侶釋下句理未通且分此為三節自
孔明廟前有老柏指夔州孔明廟之柏自憶昨路繞錦
城東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柏自大厦如傾要梁棟揔言
兩處之柏起意以嗟大材之人且自況其身今就其說
則此因夔州之柏而思成都之廟前云君臣已與時際
會故應之先主武侯同閔宮古祠喬木視其存也想孔
明之遇合見其大也興大才之不用以彼遇合而重不

用之恨由其不用而後知如蜀君臣際會之盛難得也
志士幽人莫怨嗟不哀不怨尤古詩法李方叔云或謂
子美作此詩備詩家衆體非獨形容一時君臣相遇之
盛亦所以自況而又以憫其所值之時不如古也

東坡秋懷詩苦熱念秋風常恐來無時及茲遂凜凜又
作徂年悲即補洞仙歌結語荆公有云少年不知秋喜
聞西風生老大多感傷畏此蟋蟀鳴又少陵老去悲秋
之意而又一詩云少年見青春萬物皆嫵媚一從鬢上

白百不見可喜述壯老異情處猶前詩也

俗言宰相客位可納涼以炎暑有所不避也余義夫帥
蜀題客次春帖云老子也曾來伺候諸公聊復忍須臾
上句因采盤谷序語下句晉人事又本東坡客位假寐
詩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愠色見鬚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謝
太傅與王坦之共詣郝超日晏未得前坦之欲去太傅
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耶坡又畧轉其意用之時方

通守錢塘是嚴事上官賢達不廢邊岐伯論候氣曰如
待所貴不知日暮自古人情不相遠

欽定四庫全書

愛日齋叢抄卷四

少陵云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又云脫帽
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又云詩家筆勢君不嫵
詞翰升堂為君掃當稠人廣衆揮寫翰墨固以為難也
劉季高語人予無他長頗能對客發書草聖飛動觀者
必謂敏手是亦自負所長耶昔王正甫石才翁對韓公
草書公言二子一似向馬行頭吹笛座客皆不曉東坡

為解云若非妙手不能向馬行頭吹也事著雜說韓公或是韓魏公馬行在汴京舊城東北隅蓋鬻販百賈所會也

浣花集絕句西望長安白日遥半年無事駐蘭橈欲將張翰秋江雨畫作屏風寄鮑昭高續古舉此詩末兩句云是多少情思也亦見此老好尚不羣爾

五更三點入鵝行少陵詩也高氏緯畧論五夜以為獨更點之制無所著見韓愈詩雞三號更五點李郢詩二

十五點秋聲長李商隱詩玉壺傳點咽銅龍唯此三詩
言點杜詩人皆能誦乃不及之陳無已云殘點連聲殺
五更任淵注乃引韓詩及劉夢得詩云郡樓殘點聲
少陵謁玄元皇帝廟有吳道子畫圖賦詩曰畫手看前
輩吳生遠擅場黃魯直舉此以為古人於能事不特求
誇時輩要須于前輩中擅場耳王定國謫全過戎出文
字數十篇魯直曰若欲過今人則可矣若必欲過古人
宜盡燒之更讀書一年與洪駒父書云學問文章如錫

才氣筆力當求配于古人勿以賢于流俗遂自足也又云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人而思不如舜禹顏淵此老警策後進必使師古其言多推孝友忠信為根柢專門名師善誨人者不能加也退之有答李翊書云不知生之志漸勝于人而取于人耶將漸至于古之立言者也漸勝于人而取于人則固勝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將漸至于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

者其光煜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正魯直此意所謂若
欲過今人則可矣是也世以今人自足者宜有所做哉
退之以攘斥佛老自任凡送僧詩俱譴浪不少假乃疑
其晚喜大顛于神仙事尤不肯信如謝自然詩秦皇雖
篤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桃源圖詩
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誰氏子詩神仙雖
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華山女詩仙梯難攀俗綠
重浪憑青鳥通丁寧記夢詩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

汝巢神仙意向可見乃謂姪孫韓湘獻花為藍關之識
公嘆異之動輒得謗信矣

漢昭烈閉門將人種蕪菁曹操使人窺之昭烈謂關張
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輕騎夜去
往小沛收合餘衆劉黑閨屏居漳南竇氏故將謀起兵
往詣之黑閨方種蔬即殺種牛與之共飯食定計區區
灌畦之力作此狡獪黑閨後乃追悔謂幸在家鉏菜為
高雅賢輩所誤彼自號漢東王不得擬昭烈漢中之盛

當其再仆而再起河北震撼唐且應接不暇亦已壯矣
劍南詩中憑誰為向曹瞞道徹底無能合種蔬變化昭
烈事用之意高

高續古都下絕句柳生春思拂京華不管閒人也憶家
添盡好香那睡得月痕如水浸梨花此段風致便是荆
公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闌干也緯畧引秦嘉
答婦徐淑書曰令種好香四種各一斤可以去穢謂如
杜詩但用妙香耳好香二字未經人用也予謂今人讀

過詩人好香字安知昔人特採生語為工因抄緯畧以証然亦有用之者目前可記則王建詩云內人恐要秋衣著不住熏籠換好香

甲子庚申對年長每勞推甲子夜寒初共守庚申見丁卯集後村詩話稱徐寅詩豐年甲子春無雨良夜庚申夏足眠之句律切然劔南詩云處處喜晴看甲子家家築室趁庚申積雨恐防春甲子燈昏懶守夜庚申苕溪漁隱云雨天逢甲子夜坐守庚申

眉山劉微之巨教授郡城之西壽昌院從游至百人蘇
明允命東坡兄弟師之時尚幼微之賦鷺鷥詩末云漁
人忽驚起雪片逐風斜坡從旁曰先生詩佳矣竊疑斷
章無歸宿曷若雪片落蘆葦乎微之曰吾非若師也坡
兄弟應制科微之贈詩有曰驚人事業傳三館動地文
章震九州老夫欲別無他祝只願雙封萬戶侯自是三
蘇名著天下而微之竟不第郡三公以遺逸舉不應
鄉人但呼為孝廉其卒也范蜀公弔以詩曰案前曾

立二賢良今賴濱集中送家安國詩城西杜下老劉君
春服舞雩今幾人自注微之先生門人惟僕與子瞻兄
復禮與退翁兄皆仕耳正謂此東坡云吾八歲入小學
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
予歎劉孝廉張道士為童子師有二蘇者出焉雖若沒
世隱約氏名訖不泯坡晚在海南作衆妙堂記謂夢見
張道士如平昔而直云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
人予幼時亦與焉以其師也則名之似過或欲傳其人

故名

記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左氏外傳楚觀射父曰郊禘不
過繭栗史漢書志天地牲角繭栗顏師古註牛角之形
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于郊祀志始著其義西京雜記
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歎息曰栗犢反能爾耶
栗喻小而不謂其角或非本此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
下更始徵趙憲憲年未二十既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
能負重致遠乎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使詣舞陰而李氏

降范史注犢角如繭栗言小也則惠莊長安一儒生亦
祖古語耳晉王濬表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以自喻微
弱也坡詩云耆年日凋喪但有犢角栗曾直云紅藥枝
頭初繭栗于是朱新仲紀繭栗言小也頭成繭栗高續
古賦紅藥詞云紅翻繭栗梢頭遍姜堯章芍藥詞亦云
正繭栗梢頭弄詩句取譬花之含蕊為工魯直食筍詩
繭栗戴地翻用之于笋尤切

東坡詩以雞頭鵲對牛尾狸此出梅聖俞詩沙水馬蹄

鼈雪天牛尾狸

薛昂和君臣慶會閣詩有云逢時可謂真千載拜賜應
須更萬回時號薛萬回昂大觀左丞政和門下侍郎詩
為蔡元長作

呂居仁符離行符離之民難與居五年坐此如囚拘
比屋生涯但剝剗諸生學問只鄉閭南隣經年不相見
北隣雖見復麤疎穿衣小袖走塵土也復生貌施衿裾
對此自然憂悶滿疾病日益何由除君不見圖經所記

又可哀此州自古無賢才人謂即少陵最能行也少陵
詩云峽中大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
大舸貧窮取給行艤子小兒學問只論語大兒結束隨
商旅歌帆側舸入波濤撇旋稍瀆無險阻朝發白帝暮
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須怒歸州長年行
最能此鄉之人氣量窄誤競南風疎北客若道士無英
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呂詩貶之殆甚少陵猶若隱惜
也張文潛齊安行云黃州楚國分三戶葛蔓為城當樓

櫓江邊市井數十家城中平田無一步土岡瘦竹青復
黃引水種稻官街旁客棹朝集暮四散夷言啁哳來湖
湘使君麗譙塗堊赭門狹不能行兩馬滿城蛙噪亂更
聲欲風穀穀黃犢鳴最愁三伏熱如甑北客十人八九
病百年生死向中州千金莫作齊安游此專刺土風之
陋未及其人然符離之作亦流類也

東坡和陶詩吾琴豈得已昭氏有成虧涉歷之久固有
所悔矣晚從海上還賦瓶笙云瓶中宮商自相賡昭文

無虧亦無成及此而謂無虧成由其在者莫之加損也

陸放翁劍南詩集中有送兄仲高造朝一首云兄去游東閣才堪直北扉莫憂持橐晚姑記乞身歸道義無今古功名有是非臨分出苦語不敢計從違規倣之意不迫不迂最可誦也仲高諱升之為諸王宮教授告李莊簡家私史擢宗正丞秦檜死前誣訐之黨悉投竄仲高亦坐累徙雷州務觀後為記復菴有云方為童子時仲

高文章議論已稱成材一時名公卿皆慕與之交諸老
生不敢少之皆謂仲高仕進且一日千里自從官御史
識者惟恐其不得如仲高者為之及其丞大宗正出使
一道在他人亦足稱美仕至仲高則謂之蹉跌不偶可
也顧曾不暖席遂遭口語南遷萬里凡七易寒暑不得
內徙與仲高親厚者每相與宴游輒南望歎息出涕因
罷酒去如是數矣然客自海上來言仲高初不以遷謫
瘴癘動其心方與學佛者游落其浮華以反本根非復

昔日仲高矣聞者皆悵然自以為不足測斯人之淺深也末又云馳騁于得喪之場出入于憂樂之域而自得者乃如此大抵善為隱蓄而抑揚寄于言表況其以兄弟為之豈不費回護前詩之直後記之婉俱有味仲高既廢自言客臨安遇一老婦蓬首垢面丐于市泣懇云官人曾聞秦妙觀否妾即是也仲高言已淚落盈襟王仲信謂其愴晚節流落不偶特相似耳妙觀宣和名娼見玉照志

李文公集有拜禹言据其叙謂之歌其詞則云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未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乃盡用屈子遠游篇中語第改長勤為常勤而終之以楚接輿所歌豈感歎之深不待自為之辭特採古語咏歌之後人遇千百事蹟容易作得不少玩習之意晁氏固已有考于此列之變騷序以為拜禹言者李翱之所作也蓋從本集云

蘇門陳無已清苦之士亦有長短句且言他文未能及

人獨于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文潛乃又自謂不善倚聲製曲而致意古樂府有所矯耶其說云予自幼童好作文字于它文常為之雖不工要亦能措詞至于倚聲製曲力欲為之不能出一語傳稱裨謔謀于國則否謀于野則獲杜南陽以為性質之蔽夫詩曲類也善為詩而不能製曲宜謀野蔽耶今吳氏漫錄載文潛少年游秋蘂香二詞殊婉媚不在元始諸公下或附託以傳者集中有謂曲亦詩而已不師近體也方氏年譜疑此為

代道卿贈人三詩趙德麟以鷓鴣天歌之若文潛此類
詩固不減詞家情致方氏又謂其少年多艷詞詞或文
辭之詞詩樂府之寓情者故云艷詞不必證其不能製
曲之說近世葉正則集中存和李季章參政一曲亦云
素不曉度曲故所次者一篇而止文人能靳為之流俗
強所短于無益者何哉朱文公游衡岳回道中雪梅二
闕懷張宣公作既又書一絕云久惡繁哇混太和云何
今日自吟哦世間萬事皆如此兩葉行將用斧柯且題

云自是不復作也

陳無咎題趙國一詞曠達可喜予記其文云一年一度
春來何時是了花落花開渾是夢只解把人引調可憐
浮世等閒過日却不識綠水青山四時都好遇筆題詩
逢人飲酒世間萬事看盡多多少少怎得似羽扇綸巾
雲屏烟障幾曾受些兒煩惱便乘風歸去小蓬萊聽門
外猿啼鶴嘯無咎號龍壇居士越人目之為仙其詞氣
頗不凡俗也

淵明贈長沙公族祖詩序云長沙公于余為族祖同出
大司馬昭穆既遠以為路人蘓老泉遂發為族譜引云
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
慶憂不弔則途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
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途
人吾譜之所以作也淵明二十餘字不為少明允宛轉
大篇不為有餘或引詩以評之詩云同源分派人易世
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殆不若詩序合于途人之喻尤

切

曾子固南齊書目錄叙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使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令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夫自三

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
非常之士也然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蓋聖賢之高致
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于後者矣遷之得失如
此況其他耶李文叔書戰國策後戰國策所載皆縱
橫捭闔譎誑相軋傾奪之說也人讀之則必尚其說
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
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
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

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卑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及周衰凌遲然所從來既遠淳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于言語此莊

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雖不深祖吾聖
人之道而所著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
豈數人之力哉二序述古文記事之妙其說精矣以書
之二典能傳二帝之深微蓋為史者亦聖人之徒列國
之策士能發人疾隱由三代文物未盡議論高遠玩文
詞者可知敘述之難工而繫乎世變矣

昌黎訟風伯以旱故爾皇甫持正讓風其意則謂昨自
南昌迤建康路長而疾今由建康抵家終不百里疑風

之喜怒而以淹留讓之辭義不襲其師他日東坡僧伽
塔詩云去得順風來者怨荆公亦云人生萬事反覆多
道路後先能幾何之句于風伯掃空恩怨矣陳無已云
歷歷數過帆當途氣如虎快意亦適然淹泊豈吾取此
可以忘情于遲速者歟陸務觀記采石大江所見云便
風擊鼓掛帆而行有兩大舟東下者阻風泊浦溆見之
大怒頓足詬罵不已舟人不答但撫掌大笑鳴鼓愈厲
作得意之狀江行淹速常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怒可

謂兩失世事蓋多類此記之以寓一笑斯言尤足為世
儆也

古人述作命意率有依據而發不得些言襲也諸家論
文已備著其說偶讀退之上宰相書三篇論周公為輔
相急于見賢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聖人之才憑
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若是所求進
見之士豈復賢于周公而求之如此其急故頌成王之
德而稱周公之功至終篇諷時相無周公之治效而不

下士此書蓋頗類後漢高彪語彪欲從馬融訪大義融疾不獲見彪遺書曰承間問風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問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疴傲士故其宜也退之文辭足以暢其情未必取則于此在昔稱周公于規諷無有訝其過後世欲相諛悅亦稱周公則人疑之矣

洪氏評歐公醉翁亭記東坡酒經皆以也字為絕句歐
用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于酒
經知之者蓋無幾每一也上必押韻暗寓于賦而讀之
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余記王
性之云古人多此體如左傳秦用孟明是以能霸也此
段凡十也字其後韓文公潮州祭神文終篇皆也字不
知歐陽公用柳開仲塗體開代臧丙作和州團練使李
守節墓誌銘又作父監察御史夢奇誌文終篇用也字

李誌也字十五末云撫辭而書石者侯之館客臧丙夢
壽也性之以歐公全用此體又觀王荊公為葛源墓誌
始終用也字三十末亦云論次其所得于良嗣而為之
銘者臨川王安石也鞏氏謂全學醉翁亭記用之墓文
則新是未知前有柳體也韓祭神文亦于也字上寓韻
則酒經文其取法者朱新仲評醉翁亭記終始用也字
結句議者或紛紛不知古有此例易雜卦一篇終始用
也字莊子大宗師自不自適其適至皆物之情皆用也

字以是知前輩文格不可妄議項平父評醉翁亭記蘇氏族譜序皆法公羊穀梁傳蓋蘇明允序族譜亦用也字十九及曾子開作從兄墓表又用也字十七追論本始古而易後而三傳莊子又近而韓氏迄柳仲塗以降歐王蘇曾各為祖述要知前古文體已備雖有作者不能不同也又董斧閒燕常談記世傳歐陽公作醉翁亭記成以示尹師魯自謂古無此體師魯曰古已有之公愕然師魯起取周易雜卦以示公公無語果如其說朱

新仲為書評董氏兼舉其家世遺論云亭記本韓文公潮州祭大湖神文但槩括位置又加典麗也王性之槩及韓文而謂歐實從柳此復云宗韓或疑歐公果自負作古者歟

歐公作蘇子美文集序云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其推讓人如

此或者猶議公作尹師魯墓誌自論云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夫既不自尊于子美奚獨靳于師魯哉陳氏新話辨其事已贅叙子美者可見也韓魏公作師魯墓表直云天聖初公獨與穆叅軍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辭鼓動之于是文風一變似著其實矣觀者益有疑于公然而知古文淵源宜莫如公子美亦穆叅軍輩行非公不能知也古文不自師魯始公豈惡出其下而諱之不沒

其實而已世俗之見好以胸臆強古人之同制論易刻
況其記舊本韓文已云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
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是公自謂學古文在子
美後師魯則相與作之未嘗求居其上也相與作之而
云自師魯始則亦當自公始公不敢也魏公雖首稱尹
穆其詞固存輕重要不失為推尚之至也

文公石鼓書院記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于學
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羣居講習之所而為政

者乃或就而褒美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成公記白鹿書院云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范氏騷鸞錄云始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嶽麓石鼓獨不及白鹿疑白鹿書院以淳熙六年重建范至能乾道六年過湖湘白鹿名未稱著魏華父樞密云廬山嵩嶽衡麓

睢陽各有書院自太平興國訖大中祥符錫之榮號被以詔墨其指四書院名與白鹿記合江南書院凡三白鹿乃唐李渤隱居之地南唐給田選通經者講授太平興國初知江州周述請賜九經至五年洞主明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以田入官由是而廢石鼓乃唐元和間州人李寬所為國初賜額以徙為州學而廢惟嶽麓自開寶中知潭州朱洞建成平四年李允則請賜書祥符八年賜額天聖八年漕臣黃總請授山長進士孫胄官

紹興初始以兵火廢秦檜當國胡明仲因書請興復舊
區重賜院額乾道初劉共父樞密先建至淳熙六年文
公始建白鹿十二年潘德夫時始建石鼓皆因其舊復
之三先生之文各記其成厥後諸儒過化之地或生賢
之鄉莫不建立書院表其舊傳與三書院並著如二浙
則平江之學道和靖鎮江之瀟溪淮海湖之安定建德
之釣臺紹興之稽山婺之麗澤台之上蔡衢之明正江
東則建康之明道南軒徽之紫陽太平之天門信之象

山宗文隆興之景瀛江之瀛溪景星袁之南軒吉之鷺
洲龍溪撫之臨汝建昌之盱江湖則襄之清湘道之瀛
溪西山鄂之南陽竹林閩則建寧之建安漳之龍巖興
化之涵江廣則靜江之宣城不能悉記此皆選長廩士
次于學又有雖已創始未果請于上者昔洪景廬論州
郡書院但及白鹿應天嶽麓謂慶厯中詔諸路州郡皆
立學設官教授則所謂書院者當合而為一嶽麓白鹿
復營之各自養士其所廩給禮貌乃過于郡庠近者已

州亦創置是為一邦而兩學矣太學辟雍尚且不可是
于義為不然也此論殆亦未廣參以古庠塾之制較之
釋老塔廟之盛良不為過然或學校廢壞長吏漫不省
寧從傍築書堂精舍求其教養之實復有未盡第若飾
耳目而已其弊久則為妄庸者之資視乾淳初意遠矣
白鹿夫子廟欲塑像文公曰州縣學是天子所立既元
用像不可更書院自不宜如此見先儒建置本不欲與
學並也胡明仲白秦丞相求為嶽麓山長依州縣監當

官給廩祿學舍諸生不樂近城市而願居山間者皆聽之文公亦告時相請得充備白鹿洞主與學徒讀書講道于其間稍廩給如祠官且言與其使之崇奉異教之香火無事以坐食不若修祖宗之令典以文學禮義為官而食其食異時所在書院間以大官兼山主而吏部用資格注山長安知先儒所不能得者也

嘉定間真希元草詔招諭淮東湖南江西羣盜體雖偶儼辭極坦明以之宣布能不感動其文有云頃緣誤國

之臣妄動開邊之釁科役煩重人不聊生旱蝗頻仍吏
弗加恤使吾赤子多轉徙以無依而彼奸民因誘怵而
為盜靜言致寇敢昧責躬又云言念脅從之衆豈皆好
亂之氓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昆岡之火亦豈予心
與其假息以偷生孰若轉禍而為福在昔乾道淳熙之
際有若李金陳峒之徒雖暫結于峰屯卒莫逃于鯨戮
自有宇宙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至紹定間盜
起汀邵公貽部使者書言乞黃榜宥徒黨使自縛其首

且謂曩歲在禁林曾被旨草撫諭淮東湖南江西盜賊
詔或謂詔辭甚文豈賊人所能曉曷若明降黃榜使讀
者皆知逆順禍福之為愈乎其說甚當恨不以告之廟
朝蓋猶因或者之論以前詔為憚公書又云但要歷落
分明聞者皆曉又須誠意激切可以感人此等文字要
當守兩語以為法度公當時為招撫司作諭賊文在集
中文皆四言如云白頭之賊自古所無力能拔山終亦
誅鉏作賊為逆殺賊為忠反掌之間禍福不同豈不誠

實分明激切稱其言哉

筮仕箴周益公送子綸通判撫州為十箴蒞官以勤持
身以廉事上以敬接物以謙待人以恕責己以嚴得衆
以寬養知以恬戒謹以獨詢謀以僉箴規語汝夙夜式
瞻楊廷秀送周彥敷詩所謂慈訓二六句寒窗三十春
是也彭子壽送子欽監興化涵頭鹽場作初箴處事必
公舉職必勤御史以正撫民以誠仁以事大和以接人
惟儉與廉治家及身子壽名龜年慶元初名侍從謚忠

肅有家庭帖誨其子居官之政至為詳密此近代先正之家訓傳于文字者非私言也真希元參政帥長沙以廉仁公勤四言勉僚吏晚再守泉南又繹四者之義加詳王寔之邁以南外宗教為之箴律已以廉曰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一毫之點污為終身之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為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撫民以仁曰古者于民

饑渴猶已心誠求之如保赤子於戲入室笑語飲醲嗜
肥出行敲朴曾痛癢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于斯淑問
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誰甘小人而不為
君子存心以公曰厚姻婭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于秉
鈞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于王佐故曰本心日
月利欲食之大道康莊偏見室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
姦喜怒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傷闇蒞事以
勤曰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而顯粟皆民力乎爾

供仕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
昔者君子靡素其飧炎汗浹背日不辭艱警枕計功夜
不遑安誰為我師一范一韓初真公有言廉者士之美
節士之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功容絕人不足
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又謂況為命吏所
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膏脂或不勤則職
業墮弛豈不上辜朝寄而下負民望乎寔之概用公文
告之詞及得于游從者以成四箴先是趙福公已有廉

勤公恕四說遺親戚之筮仕者

端平二年春王寔之少卿自南外睦宗院教授都堂審
察及台試學士策以楮幣寔之對榮之末有云執事排
闢國拓地之議是也而迂正心誠意之言則過矣後村
集有少卿王公墓誌云發策者趙公汝談也讀之聳然
改去正心誠意等字予見南塘遺稿榮題云搢紳先生
方且雍雍然我我然交誦致知格物之微言深責攘夷
闢土之偉畫此愚心所竊怪而絕不喻者也又讀刻本

乙未館職榮有曰執事發榮無取于開邊拓地之畫忠
于謀國誰曰不然而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之言乃以迂
目之此又愚之所深未喻也大學一書生財發身之仁
以義為利之義必懇懇言之曾謂正心誠意之無與于
財乎今天下之所尊敬以為從事于此者亦既擢用畧
盡引君子之類易服小人之心難往來君子小人之間
得以相與竊議曰儒術行則天下富今術行矣而蕭條
市井氣象荒落富之效何在有德進則朝廷尊今德進

矣而外敵鷓鴣張叛卒強起尊之勢何如君子之類雖進
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難使屈服也與劉集
稍異因詳著之策問遺正心誠意字或出刪本時真希
元叅預既進大學衍義更化諸賢方受人責備趙公辭
旨若有所在寔之不得不折衷如此昔陳同父書云今
日之儒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癢痛
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讐而方且低頭拱手以談
性命不知何者為性命乎今日之才自以為有富國強

兵之術者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乃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為富強乎其書快人意其言亦畧驗後數十年言之則所謂儒者才者固宜自量也而必罪儒與才未可也且當時同父獨欲用度外之士不知果有以賢于二者否耶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愛日齋叢抄卷五

詳校官中書

臣

呂光復

員外郎

臣

牛稔文覆勘

謄錄監生

臣

馮克鞏

欽定四庫全書

愛日齋叢抄卷五

樓陽叔云從來人說莊周盡是寓言却不曾深攷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之事但周之言不無文飾過當處此論有鄱陽湯君錫亦云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讓於舜左傳曰夫許太岳之後杜詩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後人遂有洗耳之說劉

潛之舉湯論謂許由事不見於經故揚雄以為疑誠齋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雖沉着痛快終未有以折衷此獨援引切而說不鑿乎知劉公偶不記暘叔亦已言之在左氏外傳齊許申呂由太姜解謂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太姜之家高士傳堯召許由為九州長豈即四岳之任歟湯名師中嘉定進士伯紀端明之父與暘叔時相後先識見高考論自然符合也

子華子之書其辭多見於呂覽而高誘曰古之體道人

也今即其書證之或大同而小異意者咸陽諸客雜採以成書故不無損益也如貴生篇云子華子曰全生為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為下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

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掩耳電則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莫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今其書曰全生為上虧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下矣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則其尊彌薄

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
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
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
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
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梁肉者非腐鼠之謂也
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謂乎尊生者非迫
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為下矣先
已篇云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

魚鼈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今其書曰夫丘陵
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
矣松柏茂而蔭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此子華子對趙
簡子招之之辭也誣徒篇云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
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
幾矣然則王者有嗜乎禮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
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此與其書合明理篇云子
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頽訐百疾民多疾癘道多禍

襁盲禿偃偃萬恠皆生今其書曰末世之俗則不然煩
稱文辭而實不効知譎相誕而情不應蓋嘗先霜霰以
戒裘鑪機括存乎中而羣有詐心者族攻之於是以父
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頽訐百疾俱作時方疫癘道有
緦負盲禿狂偃萬恠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知
度篇云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喜羣衆
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
而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人主自智

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為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實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

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恠之所際今其書曰
道之為治厚而不博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羣衆不周而
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
神農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
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
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
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
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

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矣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
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欲為
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
事不足治也昔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
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
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實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
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
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竒恠之所際是此王者天

下以為功後世以為能此子華子對齊景公問為國者也其有不著子華子者如盡數篇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今其書曰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皆論養生而其書則以醫法言之如誣徒篇云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于己者助同於己者此篇於前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以下凡二百餘言而後及此豈皆子華子之言今其書謂子華子聞晏子辭賞而言之其下復曰愛之反則憎必有所在矣助

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如淫
辭篇云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援
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
衣此實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我所
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
得哉今其書曰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
婦人衣緇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
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為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

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其下始舉子華子曰夫利之潛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為質者矣幸於得而亡其所以為質夫何憚而不為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為澄子者或寡矣如察傳篇云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

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今其書曰昔宋有丁氏
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憊其如是也
鳩功而穿井於庭家相與語曰今吾家得一人矣有聞而
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於
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
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此以對公仲承問黃帝鑄鼎乘
雲事故其下云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
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予概此數條比而

讀之若古有是書矣見於呂氏乃或煩簡不盡合又時混
其辭有不繫以子華子曰者何也獨審為篇云韓魏相與
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
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
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
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
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于天下遠今之所爭者
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不得也昭釐侯

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此亦見莊子讓王篇其書乃無之叙者固疑漆園取古之道者寓言然而呂氏記之矣呂氏亦以寓言記之則凡記子華子曰多寓言矣又考其書見齊景公與晏子問對趙簡子又嘗招之所謂劉向序亦云為趙簡子家臣而莊生呂氏復有見韓昭釐侯之事高誘曰昭釐後諡也韓武子五世之孫昭侯之子史記世家武子之虔為景侯初分晉為諸侯傳烈

侯文侯哀侯懿侯而後為昭侯國策云申不害與昭釐侯
執圭而見梁君以申不害為臣則此昭釐侯即昭侯也竹
書紀年鄭釐侯來朝索隱謂韓昭侯也昭侯實哀侯之孫
去武子六世與高誘注異其距齊景公之卒百三十三年
晏子之卒百四十二年趙簡子之卒百十七年推簡子同
時乃甚懸絕呂氏于其書見齊景公趙簡子等語俱不著
謂為見昭釐侯可也其書獨不著韓侯事謂為齊景公趙
簡子時亦可也第合二書以論世次莫能定也如以孔子

傾蓋事定之則見昭侯者非也而其書且有疑焉晁氏讀書志謂觀其文辭近世依托為之者多用字說殆元豐以後舉子所為且以其書有秦襄公趙簡子相去幾二百年抵牾類此予所讀本雖載其適秦不言襄公也豈或者疑而畧之歟朱文公曰其詞故為艱澁而理實淺近其體務為高古而氣實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模擬變撰者所為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

文字也祇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為何說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為先聖所與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托惑世遂造此書傳合之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為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為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贗書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今

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前一篇託為劉向而不類向它書後二篇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為之號若世之匿名書者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並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二祥蒲壁等事皆剽剽他書傳會其說其自序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畧相似又言有大造於趙宗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

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絕秦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世老成該洽之士亦或信之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似誣其祖矣文公審為偽書因會稽官書刻本欲疑王姚所作不知紹興間晁氏先已疑元豐舉字矣由乾淳視之豈非百年文字賴晁說而稍古王姚免作偽之譏惟葉正則推信以為真與孔子同時可與六經並考且云其書甚古而文與今人相近論者謂正則既知之矣或古有其書

亡之後人摘其存於呂氏者特為此詳略也予將以呂氏書證之曰彼誠出于近代又何先見於此也則昭釐侯之事與呂氏異復有疑焉況久逸於古史而始傳哉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右軍帖中語東坡題潭帖云宰相當是簡文帝殷則長源也耶黃伯思刊誤或云宰相安和帖乃郗愔書謂宰相簡文作相王時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書郗愔帖語耳而結字實近世人偽作愔書自與逸少早年抗行而此帖了無晉韻其非審矣余讀劉潛夫詩

厭倦今書尺時將晉帖看殷生與宰相一體問平安但云晉帖則右軍却惜不必論發揚帖中意有味也

東坡謫海外用鷄距筆黃魯直崇寧二年十一月謫宜州為資源書卷用三錢買鷄毛筆書兩帖風流特相宜王涯藏前世名書畫甘露之禍為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書畫于道溫韜發昭陵所藏書畫亦剔取裝軸金玉而棄之頃貴人家廢楮斷幅散售于外或毀滅為飛塵盖有錦襍玉軸見累者昭陵地下之藏尚當流落

人間史稱王涯秘固重複不可窺果安在哉智力不足預於人事者多矣

元和聖德詩云以紅帕首注者引實錄曰禹會塗山之夕大風雷震有甲步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綃帕抹其額自此遂為軍容之服又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紅帕首帕一作抹送鄭權尚書序帕首鞞袴蓋屢用之陸氏筆記舉孫策傳張津嘗著絳帕頭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幘頭也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為失之東坡

云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尤誤務觀固不引塗山事
注韓文者亦不援孫策語然李鄭二序皆連帕首韡袴取
義為幘頭正合范史云向栩者性卓絕不倫讀老子狀如
學道好被髮著絳綃頭李賢注說文綃生絲也案此字當
作幘其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幘頭已上史
注紅綃頭或即紅綃帕予謂孫伯符所稱南陽張津為交
州刺史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或由東都之季
習妖妄者輒以為首飾相其類也韓詩帕為虛字坡詩帕

為實字因文著字為蒙所用本別俱不免陸氏之疑唐婁師德使吐蕃諭國威信虜為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頭來應詔此近塗山軍容之遺制雖不敢以釋帕首其云戴紅抹額抑亦帕首巾幘之物爾

徐鉉隨後主歸朝見士大夫寒日多披毛衫大笑之語人曰中朝自兵亂之後其風未改荷氈被毳實繁有徒深可駭也一日入朝遙見其子壻吳淑亦被毛裘歸召而責之曰吳郎士流安得效此淑對曰晨興霜重苦寒

然朝中服之者甚衆鉉曰士君子之有操執者亦未嘗服蓋自謂也新平之行幽土寒冽門人鄭文寶適掌轉運迎鉉于途解所服褐裘以獻鉉終却之遂為寒氣所傷下痢卒楊文公記其事鉉之志可悲矣然鉉仕中朝而中朝之士咸服之矣張文潛云鉉之為此言是不甘為亡國之俘為醜言以薄中朝士大夫耳不然豈不讀毛詩也幽詩曰無衣無褐鄭玄注褐毛布也非今殺子乎則其來自三代也古人衣裘并皮衣之為裘取毛織

之為褐理何爽乎文潛如此言之想同時中州人士不
平於鉉尤甚矣近惟程泰之尚書斷之曰古固以狐羔
麕為裘聖人服之矣若謂古人不以織毛之衣襲朝服
者則今貂蟬亦古乎若謂古人堅毅死且不易如是人
多矣即其論厚于文潛而鉉之志可悲已夫

韓持國不服涼衫不變於今邵堯夫不服深衣不變于
古江鄰幾雜誌秘書丞宋飛卿云士大夫著毛衫已為
徐常侍所譏近年內臣或班行製褐紬為涼衫漸及士

大夫俄而兩府亦服之今正郎署中免靴者服之尤衆持
國輩非之不肯服又云涼衫以褐紬為之以代毳袍韓持
國云始於內臣班行漸及士人今兩府亦然獨不肯服儀
禮婦人衣上之服制如明衣謂之景景明也所以禦塵垢
而為光明也則涼衫亦所以護朝服雖出近俗不可謂之
無稽又桐陰舊話京師朝例公服乘馬因中官及班行製
褐紬為衫者施于公服之上號涼衫既而雖二府亦服之
然士大夫至有幘首涼衫而下不衣公服者宮師見之獨

不肯服以初無此製及指揮所許也今則遍于天下間用
為弔服紹興末暫罷紫衫至以涼衫謁見尤無謂爾李氏
雜記又謂乾道李獻之學士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上
奉兩宮宜服紫衫為便阜陵之喪趙忠定公始令羣臣服
白涼衫純素已異汴都褐紬之制顏色故為可憎況沈氏
筆談已謂近歲京師士人朝服乘馬以黥衣蒙之謂之涼
衫亦古之遺法儀禮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人制度章
色如何耳按此云黥衣非今涼衫明矣

淳熙二年冬程尚書大昌以大蓬西掖假太宗伯押伴
北使赤岸御筵服重金周益公有詩云五日尹京非細
事四時仕宦固多般自注泰之今春服綠夏間階緋今
借金紫真傳游藝也按游藝在唐迎合武后暮年歷衣
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以此方擬出於雅謔故
不以為嫌也

有黃生名充者初冬無衣陳無已贈背子堅不受于是
以朱氏所贖二疋寄之有詩云割白鷺股何足難食鷓

鷓鴣肉未為失

宋建隆初王師下湖南澧鄂之民素不識駱駝村落婦人詫觀稱為山王拜求福祐者拾其遺糞穿繫頸上用禳兵疫

齊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酪漿常食鯽魚羹渴飲茗汁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酪不中與茗為奴彭城王勰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

小國明日為設郊莒之會亦有酪奴因呼茗為酪奴
河南聞見錄富鄭公與康節食筍康節曰食筍甚美公
曰未有如堂中骨頭之美也康節曰野人林下食筍三
十年未嘗為人所奪公今日可食堂中骨頭乎公笑而
止

曾歸堂喬岳公之扁也

魏華父樞密題扁榜必繫某堂某齋字答表廣微云靜
壽更當增一堂字方為穩實蓋去堂字特數十年間事

爾答黃子才云古人庵觀堂室之名必有一實字答彭
運幹云敬亭當有亭字審思榜之書室亦當有齋軒館
室之類一字先是周益公亦云凡亭堂臺榭牌額單用
所立之名而不書亭堂之類始於湖上僧舍中官流入
禁中往往倣之今無間賢愚例從之矣設若一字名如
怡亭快閣之類又當如何予觀教僧寮室直題二字或
始此歟

陸務觀云楚詞所謂桂數見於唐人詩句及圖畫間今

不復見矣屬山僧野人試求之賦絕句云丹葩綠葉鬱
團團消得姮娥種廣寒行盡天涯年八十至今未得一
枝者又別記其說云桂花已春芳其色丹亦或紫南部
新書云錢塘靈隱山多有之香紫可愛白樂天謂之紫
楊華今不復見雖問靈隱山僧亦莫知矣往往妄指木
犀為之草木顯晦亦有時如此可付一嘆諸老品題芳
卉多矣少問及此或指木犀之紅者為桂而已李衛公
平泉草木記中列桂之品三其一紅桂樹云此樹白花

紅心因以為號其一月桂云出蔣山淺黃色其一山桂
云此花紫色英葉繁縟三者未詳孰是爾雅棖木桂郭
景純注白華不言丹紫也如選詩秋風生桂枝亦鮮言
春也孫少媿東臯雜錄自邵州至全州道傍多巖桂冬
初花發芬馥特異俗謂之九里香又謂之木犀以其文
理黑而潤殊類犀角也此謂冬初花發固由土氣有異
以桂與木犀一種相傳久矣陸氏之說孤而不章草木
之顯晦感慨所託何已哉余不足以知之以俟博識

捫蝨新話云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蓋梅至北方則
變而成杏今江湖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而雨謂
之梅雨轉淮而北則杏亦雨地氣然也語曰南人不識
雪向道似楊花然南方楊實無花以此知北人不但不
識梅而且無梅雨南人不但不識雪則亦不識楊花矣
予謂荆公詩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堪對南人不識
雪之語按錢昭度詩南人如問雪向道是楊花恐新話
所引即是洪氏四筆記遼僧云南人不信北人有千人

之帳北人不信南人有萬斛之舟蓋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氊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遼僧之談合此今觀法苑珠林語見於顏氏家訓皆同吁世以耳目臆度天下事有遺論矣

事林廣記考論寓錢之始云今楮鏹也唐書王璵傳曰元宗時璵為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襴被大斤數巫覡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璵乃用之則是喪祭之焚紙錢起于漢世

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璵始耳法苑珠林云紙錢起於殷長史也按此則里俗以紙寓錢璵始用之非荆于璵矣朱文公云紙錢起玄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幣後來易以錢玄宗惑於王璵之術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埋得璵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載范傳正言唯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

案說郭此下複出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十二字據語錄刪

故衣冠效之而國初

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衣冠紙錢

有何間別近世戴氏鼠璞云法苑珠林載紙錢起于殷
長史唐王璵傳載漢末皆有瘞錢後里俗稍易以紙錢
王璵乃用於祭祠今儒家以為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
予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生而致生之不知謂
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寓
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於冥塗則
可笑是說雖異亦有文公紙衣冠何別之意呂南仲有
錢鄧公不燒楮鏹頌有云古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為

多則假之以請禳禱祈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弗支
是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非大抵深惡夫寓錢以徼福
也予觀洪慶善杜詩辨証載文宗備問云南齊廢帝東
昏侯好鬼神之術剪紙為錢以代東帛至唐盛行其事
云有益幽冥又牛僧孺云楮錢唐初剪紙為之此足以補
事林廣記之未及

按自事林廣記考論寓錢之始以下
十條皆見於陶宗儀說郛而原本脫

去今補
錄於後

陳無已云世人以痴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項平甫

家說云註司業言九百草書喬字也朱或可談云青州王大夫為詞鄙俚每投獻當路以為笑具季父為青錄王亦與詩它日季父見其子謝之其子曰大人九百亂道玷瀆高明蓋俗謂神氣不足者九百豈以一千即足數邪以書釋之不若陳朱之說通予讀張平子西京賦云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注者謂小說九百篇虞初著又曰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也漢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如淳

曰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俗豈云九百或取喻細碎之為者俚語本于史錄固有矣故謾記之東坡作文字中有一條以彭祖八百歲其父哭之以九百者尚在李方叔問東坡曰俗語以憨癡駘馱為九百豈可筆之文字間乎坡曰子未知所據耳張平子西京賦云乃有秘書小說九百蓋稗官小說凡九百四十三篇皆巫蠱厭祝及里巷之所傳言集為是書西漢虞初洛陽人以其書事漢武帝出入騎從衣黃衣號黃衣使者其說亦號

九百吾言豈無據也方叔後讀文選見其事具文選註
始嘆曰坡翁於世間書何往不精通邪近見雜說載此
乃知前輩攷証無所不至

舊制駕頭未詳所始相傳更一朝即加覆黃帽一重孔
氏談苑云駕頭者祖宗即位時所坐也相傳寶之夢溪
筆談云正衙法座香木為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
偃織藤冒之每車騎出幸則使老內人馬上抱之謂之駕
頭江鄰幾雜志云韓持國問李端明駕頭何物曰諸座

之一原父訪王原叔原叔云此坐傳四世矣故翁筆記云駕頭舊以一老宦者抱綉褱杙子於馬上高廟時亦然今乃代以閣門官不知自何年始叅諸紀載疑渡江後杙子已非法座故物乘輿所至百官道次班迎惟望駕頭致敬而已

史姚氏註楚漢春秋高祖封許負為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班志漢從秦制爵二十級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亭侯未詳也范志謂列侯所食縣為侯國承秦爵

二十等為徹侯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豈亭侯者以十里一亭之地封焉或已自漢初有之婦人封邑班書云高后嘗以蕭相國夫人同為鄼侯按司馬氏表孝惠三年哀侯祿元年高后二年懿侯同元年班志孝惠六年哀侯祿薨高后二年封何夫人祿母同為侯二表所紀異索隱又疑其事非予謂吕后欲侯吕氏先封高帝功臣欲立吕氏先封孝惠後宮子四年封吕頴為臨光侯亦先封功臣妻矣自許負之封及鄼侯夫人疑先漢婦

人封邑之始

上梁文吳氏漫錄攷其所始云後魏溫子昇有閭闔門
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啟扉
良辰是簡枚卜無違雕梁乃駕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
重巍巍居辰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乃知
上梁有祝文矣第不若今時有詩語也樓大防參政又
考兒郎偉始於方言其說云上梁文必言兒郎偉或以
為唯諾之唯或以為奇偉之偉皆未安在勅局時見元

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即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
我部領你懣廝遂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懣去懣本音
悶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
今夜云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郎
懣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唐都長
安循襲之以語尤延之諸公皆以為前未聞或有云用
相兒之偉者殆誤矣樓公攷證如此予記呂氏春秋月令
舉大木者前呼與謗後亦應之高誘註為舉重勸力之歌

聲也與謗註或作邪謗淮南子曰邪許豈偉亦古者舉木隱和之音

顏氏家訓言江南風俗二親若在每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無教之徒雖以孤露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傷更安忍置食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此同顏訓之意固不論在上也者然如梁元帝當載誕之辰輒齋素講經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是朕生日世俗皆為懽樂在朕翻

為感傷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
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
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泣數行下羣臣皆流涕則
前世人主未以生日為重而慶賀成俗已久矣漫錄又
記唐中宗以降誕日宴侍臣內戚與學士聯句人主生
日樂宴為壽殆始見此時固莫盛于明皇也按唐開元
十七年八月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左丞相源
曜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初五日為千

秋節布於天下咸寧宴樂休暇三日此置節之始十九
年以千秋節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此恩赦之始二十四
年八月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獻千秋金鏡錄
至代宗大厯元年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獻金帛器服
珍玩駿馬此受貢之始德宗以誕日歲詔佛老者大論
麟德殿并詔給事中徐岱等講說此說法之始穆宗長
慶元年詔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僚命婦宜
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門內與百僚相見雖書勅停尋

復行之此進名受賀之始長慶四年敬宗初立徐泗觀
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資福
此度僧之始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不欲屠宰用
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門將希无妄之福自今宴會蔬食
任陳醢醢永為常例此禁屠宰之始紀節以來襲為大
典雖本自開元而明皇久以生日為重矣王皇后寵衰
泣曰三郎獨記不得阿忠脫紫半臂換一斗麵為生日
湯餅耶蓋舊事也明皇不惟自壽每自讓皇帝憲生日

必幸其宅移時宴樂惠宣太子業被疾明皇自視會既
愈幸其第置酒賦詩為初生歡此愷悌之至情天寶十
四年六月一日貴妃楊氏生日幸華清宮於長生殿奏
新曲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天寶十載正月安祿
山生日賜衣服玩器酒饌以宮妾蕃將亦用此朱新仲
云唐人生日多具湯餅引夢得送張與詩爾生始懸弧
邀我作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賜天麒麟此當謂初生時
少陵自有宗武詩也雲溪友議載西川韋相公皋因作

生日節鎮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為饋

林謙之詩驚起何波理殘夢自註述夢中所見何使君
蜀人以波呼之猶丈人也范氏吳船錄記嘉州王波渡
云蜀中稱尊老者為波又有所謂天波月波日波雷波
者皆尊之稱此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嘗辨之
謂當作皤字魯直貶涪州別駕自號涪皤或其俗云按
景文所記云蜀人謂老為皤音波取皤皤黃髮義

張文昌祭韓吏部詩公疾浸日加孺人視藥湯以為姬

妾則云乃二侍女合彈琵琶箏已有侍女矣以為妻則
皇甫湜撰神道碑云夫人高平郡此不稱夫人退之曾
云已呼孺人憂鳴瑟豈以言內子邪說詩者韓詩孺人
對穉子自杜詩老妻穉子句中來儲光羲云孺人善逢
迎穉子解趨走又出於江淹恨賦左對孺人顧美穉子
凡皆竝指妻子唐棣王琰有二孺人爭寵蓋親王有孺
人二人云唐制按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
夫妻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則孺人不得以為妾

張文昌或取此宣和罷縣君改孺人為第八等

揚州天長道中有古冢土人呼為琉璃王家馬氏嬪真
子錄辨為漢廣陵王胥謚厲後人誤謂劉厲為琉璃爾
長安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訛呼為蝦
蟆陵

相人之法古矣而物無不可相史云黃魯直陳君夫相
馬留長孺相彘滎陽褚氏相牛呂覽又記古有善相馬
者寒風能相口齒麻衣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

鄙相尻投代褐相胸脇管青相臍物陳悲相股脚秦牙
相前君贊相後與羣獸馬人可知矣昭德讀書志伯樂
相馬經浮邱伯相鶴經寧戚相牛經鄭氏通志又加以
周穆王相馬經諸葛頴徐成相馬經高堂降相牛經淮
南八公相鵠經相鴨經相鷄經相鵝經抑皆古事也不
惟是也凡物皆然故自西都藝文之目已著相人相寶
劍刀相六畜班孟堅謂相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
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要其術如是而已世代

相傳當有存者陳氏書曰相貝經未詳何書緯畧云師
曠有禽經浮邱伯有鶴經雖六畜亦有牛經馬經狗經
下至蟲魚有龜經魚經唯朱仲所傳貝經竒怪豈即相
貝經歟或述其名數而謂相也緯畧又舉東方朔相笏
經袁天綱郭先相笏經陳混常相笏經古相手板經亦
驗人禍福也齊綦母稱之在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富
貴又吳氏漫錄引陸長源辨志載唐天寶中有李旺稱
善相笏驗之以事卒皆無驗以為不可槩論遂記開寶

末長史相水立蠻三笏一王侯笏生人不敢秉一宰相
笏一卿監笏亦為節度而作其後一歸錢武肅祠堂一
歸沈相一歸錢昭晏以衛尉卿守滑州真廟朝老道士
為沈良擇笏云此借緋笏兼是吉州通判沈時除吉州
通判借緋又云候罷任別為揀朝官笏期明年六月沈
果以是時卒由前一事則貴賤在笏由後一事則吉凶
在人漫錄云館中有陳混常相笏經其說推本管輅李
淳風之言又常氏相板印法魏程伯相印法蓋相笏之

類而有相字法者術亦傳也

